

侍從 蔣公見聞錄

吳 玉 良

四度門牆五年隨侍

六十四年四月六日，這個不祥的日子，凌晨，中廣電台忽然播出 總統資天的消息，這不啻一個晴天霹靂，把我從床上驚跳起來，我懷疑我的耳朵是否有病，我問問妻，妻說：「是的，我也好像聽到這樣的報導。」於是我的淚珠不禁奪眶而出，妻也伴着我流淚，在起坐間裏我們手足無措，腦子裏一片空白，有如天崩地裂一般。我常常想 總統蔣公的偉大，翻開中外古今歷史，可說是沒有人比得上的，他能於環境萬分惡劣之中，繼承 國父遺志，艱苦奮鬥，統一中國，戰勝日本。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不朽，確是千秋萬世，無可比擬的曠古聖哲。我生而有幸，得以四度忝列門牆，（陸軍官校，陸軍大學，中訓團，革命實踐院）躬沐春風化雨，尤其侍從左右，幾達五年之久，仁哲感召，忠勤移化，更使我變化氣質，端正了做人做事的方針，這是何等的光榮，何等的幸運。

如今 總統蔣公中道崩殂，不幸離開了人間

，這是一樁天搖地動的大事。舉世震驚，全國痛悼，我在如此徬徨、悲切中，情緒竟如脫韁之野馬，無法控制，左思右想，不能自己，因而想起許多往事，尤其當年屢從經過，雖事隔四十餘年，却歷歷如在目前。鄉居夜坐，感慨萬千，謹將這段屢從的經過，以萬分悲痛的心情寫出，以作永恆悼念。

民國十八年，我從中央陸軍官校畢業，分發在國民政府警衛團衛士營充當排長。團長俞濟時將軍，係母校第一期老學長，精明幹練，擅長練兵，因而在杭州覓橋練就一批生龍活虎般的子弟兵，深獲 領袖嘉許，特將該團擴充為旅，駐在首都挹江門附近的四牌樓營房，擔任國民政府及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的警衛。主席兼總司令故總統蔣公，在總部辦公的時間比較多，我奉令率兵一排就在那兒服務，這是我接近偉大 領袖的開始，也是我展開革命工作的起點。

總司令部位於首都三元巷與羊皮巷之間的一座巍峨大樓，雕樑畫棟，甚為壯麗，可惜爲了建立「子午線」的關係，而將此大廈的中間開闢了

一條馬路，分成東西二院，東邊是 領袖官邸；西邊是總司令部，雖然望衡對宇，畢竟是破壞了整體的完美。

我派在這裏服務，非常幸運，除了常常看見 領袖與夫人之外；也時時接觸許多高級官吏、將領、名人、學者。在這樣一個環境裏，自然會胸襟開朗，眼界廣闊，無形之中，接受了一種形而上的陶冶，這也是我學養增進最多的地方。

十九年孟冬，總司令部成立陸海空軍總司令侍衛總隊，總隊長由侍衛長王世和少將兼任，下轄一個大隊，計有一、二、三及自動步槍等四個隊；其成員都是從警衛旅挑選出來的。我是第二隊上尉隊附。編配完成後，即開赴蘇州楓橋集訓，經過了半年嚴格的訓練，練成了一支現代化的勁旅，稍後，開回首都，駐在毘盧寺，聽候服動。

江西督師水陸兼程

二十年仲夏，三次圍剿朱毛匪幫，正在密鑼緊鼓地展開，國府主席兼陸海空軍總司令故總統蔣公親赴江西指揮，駐蹕南昌百花洲行營，我除

隨節住在得勝路小學，時我奉令兼充行營軍警稽查處巡察隊長，經常率隊巡視各公共場所。糾正違紀官兵。由於執行認真，竟與權威人士起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誤會，旋經解釋，竟成了好朋友，以後抗戰我任第八軍參謀長，在九江作戰時，得到他的協助頗多。

過了一些時候，總司令要親臨前方督戰，

我隊扈蹕，時值炎夏，公不辭辛勞，溽暑乘輿揮汗前進，一種公忠體國，堅苦卓絕之情，實在令人感動！我騎馬率侍衛一排先行，其餘在轎後跟進，經臨川、南城而至南豐，雖長途跋涉，而領袖神采奕奕，毫無倦容，當於行轅中召見第八軍趙軍長雪泉（觀濤）；第十八軍陳軍長辭修（誠），剴切訓示，面授機宜。時南豐克復不久，

斷垣殘瓦，一片淒涼，共匪的殘暴，令人切齒！

日沒後，領袖起駕回洪都，我率侍衛十餘人隨行，乘拖有木船的汽艇，

公居汽艇中，我們分立木船頭尾，分組瞭望，警戒。船行頗速，在涼風習習的夏夜，疾駛於星月交輝的盱江之上

，清風徐來，水波不興，我們除執行警戒重任外，還在享受大自然的美景！

翌晨，至南昌西南廿餘公里處上岸，向蓮塘前進，此時公改穿便服，御白色大衫，戴巴拿馬草帽，架墨晶眼鏡，登黑色中式皮鞋，執小芭蕉團扇，風度儒雅，神態瀟灑，當由二、三侍衛前行引路，我率其餘人員緊隨其後，步行於阡陌間，紅日炎炎，碧空萬里，時有許多農人在田野中低着頭辛苦地耕耘，竟不知有人類救星行過其間。

江西的路，里程非常大，走了很久，問問老百姓到蓮塘有多遠，他們回說四、五里，走了個把鐘頭，再問問竟答還有五、六里，在大毒太陽底下邊問邊走，已過嚮午了，大家都感到飢腸轆轆。領袖覺得奇怪，也似乎有點生氣。於是就在一顆大樹底下坐下休息！即令我拿地圖來看，我打開圖囊取出地圖雙手呈上，公看了一回，說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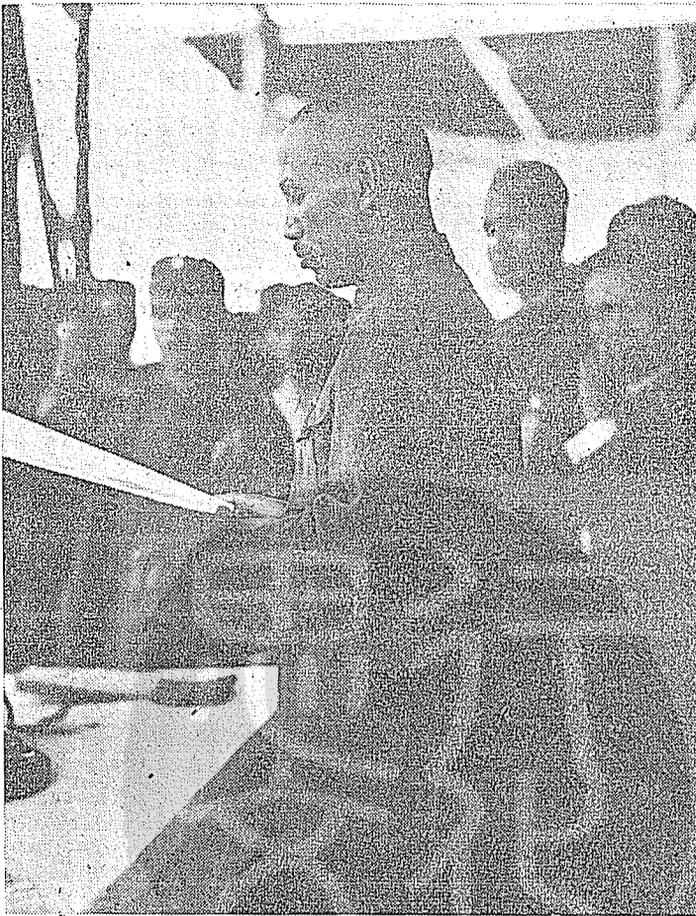
「已經到了！」

話猶未完，只見前面一羣人，朝着我們的方向走來，我連忙招呼侍衛，按着規定的隊形散開，圍成月牙形，嚴加戒備。只見一個老老胖胖的好像高級官員模樣，單獨走來向我問道：

「總司令在那裏？」

我不認識他，正待反問，只見領袖已經走將過來，那位大官連忙鞠躬，顫聲地說：

「報告總司令，車子準備好了，在前面。」領袖點點頭，向前走去，踏上一輛黑色轎車，逕向南昌駛去；我和侍衛們也儘快地坐上卡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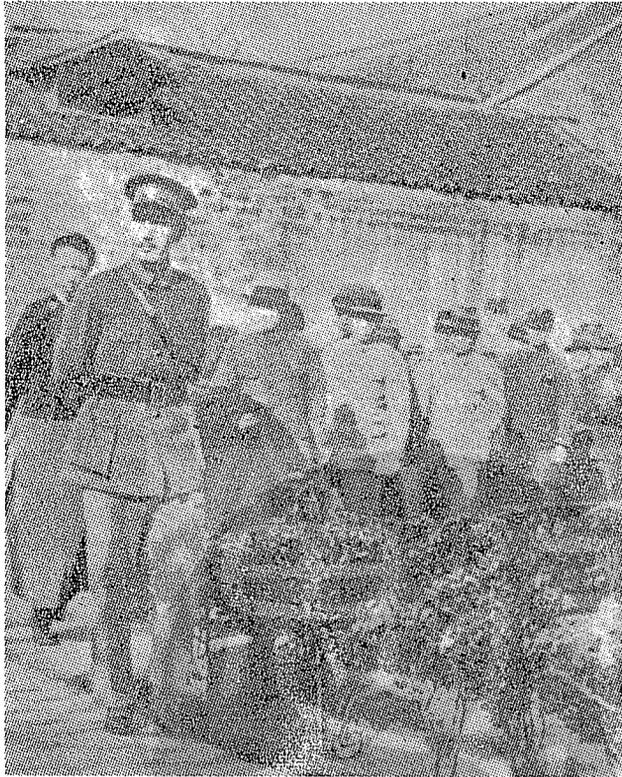


民國二十年五月本文作者担任侍從時期，國民政府主席 蔣公在南京 國民會議致詞，宣佈訓政時期開始。

，跟着駛回百花洲了！後來纔知道這位胖胖老者的長官，就是江西省府主席魯詒安（滌平）先生。

從溪口到鄖陽隆中

「九一八」事件突發，領袖由廬山返京，處理要公，這時各地學生激於愛國心，吵着要對日本宣戰，京滬各大學男女學生，紛來首都請願，鬧得滿城風雨，後來聽說內容變質，致有越軌行動。領袖慨然辭去國府主席及陸海空軍總司令。



民國二十一年六月，本文作者隨侍 蔣公親臨江西督師剿匪。

本兼各職，回奉化溪口故鄉休息。本總隊亦於此時擴充為兩個大隊，奉命開往寧波，時入冬令，大雪紛飛，鵝毛片片，倍增肅穆。我隊首先在甬江碼頭登陸，先住第四中學，後移天童寺，再開奉化溪口，先後住過火傘廟，太夫人墓廬，時蔣公住在文昌閣，常輕車簡從，在日麗風和，蒼松飛瀑之中遨遊於雪竇寺、妙高台、千丈岩下，刻溪上，精神非常愉快。在那一段時期，領袖常靜坐沉思，籌思方針大計。

領袖的故居，在溪口街上朝南的五間樓房，面對刻溪，古樸堅固，和普通的樓房一樣，並未如何整修，足見領袖的簡樸偉大。

鄉間父老，以

領袖還鄉，都紛紛的前來問候，公親自接待，閑話家常，至為親切！時值農曆過年，鄉間到處洋溢着一片熱鬧，舞獅、舞龍等隊，日夜更番來到。領袖行邸門前及溪口街上舞蹈祝福，鑼鼓喧天，歡聲雷動，公平易近人，親加嘉獎，益使獻舞者精神抖擻，勇氣百倍。

！此後若干時日，領袖除接見政府大員，貴賓高朋之外，常遊山玩水，附近的名勝、古蹟、風景區等，率皆暢遊一過。我跟在後面，雖然走馬看花，却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尤其是武嶺小學，可說是最完善的一所小學，不但師資優良，而設備更是充實，至於環境優美，建築宏麗，更是餘事了！

其次值得一提的，便是蔣氏宗祠，是一座新落成的大廈，美輪美奐，氣象萬千，領袖親書「忠孝傳家」的匾額，遒勁恢宏，益見壯麗。

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，領袖復行視事，榮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，啓程入京，在軍校東邊的幾間洋樓上辦公。沒有多久，又奉命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，進駐武漢，主持豫鄂皖三省剿匪事宜。

委員長駐節在漢口大智門外的怡和新村內辦公。此時，我們的單位又略有擴充，改稱為「軍事委員會特務團。」我已升任為第八連連長，團本部及本連駐在距怡和村二百碼處的楊森花園。其餘各連均住在距離稍遠之德國小學，暨漢口市之銀行公會。領袖對我們作之君、作之師，教導甚嚴，但也非常愛護我們，有時集合我們訓話，如嚴父之責子弟，又似慈母之愛嬰兒，恐怕我們來自田間，高深的語彙聽不懂，常夾用家鄉土話，深入淺出，使我們易於領悟，這種愛護的深切，真使我感激涕零，沒齒難忘！

襄陽民衆夾道歡呼

有一天，委員長須赴前線面授剿匪機宜，乃乘單機飛往鄖陽（老河口）。巡視范石生部，去後，上級命我率侍衛十餘名，乘領袖座車，迅速趕往警衛。我即率領侍衛乘車從襄花路風馳電掣般，迅速地穿過隨、棗匪區，馳向目的地。我在車中看見不遠之處，有很多共匪殺人放火，旗幟、馬匹都看得清楚。在離老河口不遠之處，途遇衛總指揮立煌將軍，我們一起前進，未幾即到行轅。據接待人員告訴我說：

「委員長到隆中去了！」
我當即請他備馬，即率三、四侍衛，馳赴武侯故里隆中臥龍崗，見領袖正徜徉於青山綠水



三次剿赤之役 蔣公親赴江西督戰，圖為當年的江西省主席魯滌平，曾在蓮塘遠迎蔣公，與本文作者匆匆一面。

之間，與二、三老農間長說短，神態自若，安祥異常，我上前敬禮請安，領袖見我們趕到，非常高興，即乘與返回行轅，時已萬家燈火了！

翌日開會，出席的將領有何雪竹（成濬）、衛立煌、徐源泉、金和鼎、范石生、丁懋等諸將軍，還有不認識的許多將官，將星雲集，濟濟一堂，討論剿匪部署甚詳，後由委員長指示機宜，令各將領認真實行，散會前，領袖手令着扣押丁懋少將，我當即將丁少將請過一邊，妥為安頓。據說丁係鄖陽警備司令部少將參謀長，魚肉鄉民，無惡不作，迨領袖蒞臨，人民控告狀子

堆積起來，差不多有尺把來高，這才赫然震怒，下令扣押的，一時人心大快，高呼青天不置！
下午 委員長巡視襄陽城廂，並對各界民衆講話，人民扶老攜幼，萬人空巷，爭觀豐采，領袖不准我們攔阻民衆接近，我只好緊隨在後面，作有限的警戒，祇見 公慈祥愷悌，和藹可親，頻向民衆揮手問好，民衆夾道歡呼，熱情洋溢，縹緲雲霄，盛況感人至深！

第三天一大早，領袖乘車返漢，沿途閭閻不驚，毫無匪踪，據云，匪聞 委員長親來指揮，早已望風遠颺，故一路平安無事。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文庫第四種

還俗記

增訂再版

鈕先銘著

定價伍拾元 請速購閱

「大江東去」，抗戰勝利前後，轟動全國，盛況歷久不衰的張恨水名著，如所週知，描寫的正是鈕先銘先生多姿多采極不平凡的半生事蹟。如今由「大江東去」故事中的主角，鈕先銘先生自己現身說法，將他這驚心動魄，撼人心弦的往事，用入木三分的刻劃，痛快淋漓的傾吐，撰為「還俗記」，交由本社作「中外文庫」第四種出版，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確是一本百讀不厭，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。

增訂再版三十餘萬言。四百餘頁，附以珍貴圖片，定價五十元，請寄郵票或將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立即寄書